

劉大櫪的著述

陳文詩

劉大櫪的著述，根據近人劉聲木撰的《桐城文學撰述考》所刊出的計有三十三種。但奇怪的，卻沒有《劉大櫪文集》和《劉大櫪詩集》。【一】而且也沒有《論文偶記》。未知是否劉氏的詩文集常見之故，因而沒有將之放入。但讀該書方苞及姚鼐撰述欄，卻都有方、姚的文集、詩集編入，這個理由恐怕並不成立。是否劉聲木撰是書時，劉大櫪的文集和詩集尚未出版。但事實也並非如此。因姚鼐當時已有《評選海峰詩集》十卷問世。【二】這是劉大櫪的詩選集，想是姚鼐當時從劉大櫪詩集中選取所得。據知：徽州博物館藏有縹碧軒刊本《海峰文集》，想是相當古老的刊本，又劉大櫪的詩文刊本亦有同治、光緒年間的劉繼刊本《海峰詩文集》，因《劉大櫪集》附錄（一）《時文論》後的注提及有此書。（六一三頁）。可能劉聲木先生未能得見亦未可知【三】

劉大櫪的三十三種撰述，大致上可以將之分為五類。一為文學創作類；二為文論類；三為古人文學選集類；四為評點前人著作類；五為縣志族譜及其他。今逐類分述如下：

一、文學創作類

《劉大櫪文集》十卷

《劉大櫪詩集》六卷

《劉海峯制藝》三卷

劉大櫪的著作，以第一類的「文學創作類」為最重要。劉氏的文學創作，可分古文、詩歌與制藝三種。

劉大櫪的古文，收集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劉大櫪集》的首十卷中，相信這是至今為止劉氏古文最為齊全的一本了。其古文作品分為論辨、序跋、書說、贈序、傳狀、碑誌、雜記、頌贊及哀祭九類。在本人碩士論文的第四章：〈劉大櫪的古文分類〉及第五章：〈劉大櫪的古文特色〉中，有較詳盡的論述，此不再贅。

至於近年出版劉大櫪的文集，有一九八五年吳孟復選注的《劉大櫪文選》，此書由安徽省合肥市黃山書社出版，此書選錄劉氏古文四十四篇，其中有幾篇是節錄的，包括〈天道下〉、〈車喻〉、〈游晉祠記〉及〈如意寺記〉四首。每篇文後有詳盡注釋，喜愛劉文者值得參考。

此外，選入桐城派古文家的選集，近年出版的有《桐城派文選》，此書於一九八四年六月由安徽省合肥市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由王凱符、漆緒邦兩位選注，其中選入劉文十三篇，包括劉大櫪的《論文偶記》節錄篇。

另一本選入劉文較多的，就是王珍琦著的《翰墨天下雄》此書又名《桐城派散文精品賞析》，於一九九七年一月由吉林省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，共選入十一篇，各文有注解及大意評述，頗值一讀。

還有一本是《桐城三家散文賞析集》，由王鎮遠主編於一九八九年二月在四川成都巴蜀書社出版，其中選入方苞、劉大櫪及姚鼐三家古文，其中方文十六篇；劉文十篇；姚文十七篇，每文由一或兩位當代學人作注解及全文段落大意的評述，諸凡全文主旨、遣詞造句及前人評述，均所具備，甚至其他未有選入的篇章，亦在評述中附帶提及，足以吸引讀者有興趣去讀其他未被選入的文章。如劉氏的〈張復齋傳〉，評述中就提到劉氏文集中對其他人物各篇傳記，如

善良慈祥的章大家、佣工養母的胡孝子、著作等身的江永先生、疏放率真的樵髯翁等，並且說明劉大櫟記敘的筆法篇有別，足以使閱讀欣賞劉文者得到甚大助益。

至於其他選入劉大櫟古文只有二篇的選本據本人所見的有下列數種，如下：

《清代五十家文選》，李茂庸選注，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。選入兩篇。

《清代散文選注》，王榮初、蔡一平編，一九八〇年八月於上海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選入一篇。

《古文辭類纂》姚鼐選。此書版本甚多，手頭所有者，為香港廣智書局出版，由宋晶如、章榮注釋。姚氏將古文辭分為十三類，第四章將有論及。《廣注古文辭類纂序》道：

「《古文辭類纂》一書，為清桐城姚鼐先生所撰。……姚氏因本諸桐城古文義法而選輯《古文辭類纂》七十卷。使為古文者有所法也。選輯百家之文，刪除纖靡，分門別類，對歷代古文，大加整理。是書所搜材料，極為豐富，各類均備；舉凡論辯，序跋，奏議，辭賦之類，無不畢具。其分類頗具卓見，溯自《昭明文選》而下，如《唐文粹文苑》《宋文鑑》《明文典》諸書，所分體類，多有可議之處。至姚氏始將古文各種文體，約之為十三類，後世之論文體者，莫不以此為圭臬也；至於其所選諸家，上自先秦兩漢，下迄明清，悉係古文巨子，足傳不朽者。然清吳南屏輩，獨不滿劉大櫟文；而姚氏引以繼歸方，承唐宋八家古文之緒，為《古文辭類纂》之殿，固有微辭焉！或謂其不無阿私，吳氏則比之於呂居仁矣！然就大體而言，其選輯不能不謂之精當，古今文體之流變，歷代文章之精萃，已大備於此矣。」

按：姚鼐所選輯的《古文辭類纂》一書，為世人所公認之最佳古文選集，曾國藩亦謂此書是「不刊之典」。【五】不過，其唯一的批評，就是姚鼐選入乃師劉大櫟的文章太多。查是書在論辨類選入劉大櫟《息爭》一篇；序跋類《海舶

三集序》及《倪司城詩序》兩篇；贈序類《送張閑中序》、《送沈芥園序》及《送姚姬傳南歸序》三篇；傳狀類《樵髯傳》、《胡孝子傳》及《章大家行略》三篇；碑誌類《舅氏楊君權厝誌》一篇；雜記類《浮山記》、《寶祠記》及《游凌雲圖記》三篇；哀祭類《祭史秉中文》、《祭吳文肅公文》及《祭舅氏文》三篇，姚鼎所定的十三類古文辭中，共選入劉大櫟文七類十六篇。但並沒有在奏議、書說、詔令、箴銘、頌贊及辭賦六類中選入劉大櫟的文章。而且他在論辨、碑誌兩類只各選入劉文一篇而已。可見姚鼎選文是極為審慎從嚴揀擇的。近人選劉文時大致上也都認為上述諸文為劉大櫟的代表作。錢穆教授評姚氏《古文辭類纂》道：

姚鼎本桐城古文義法，選輯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，其中心貢獻在他為從來文章作分類的工作，以後論文章者，莫不奉為圭臬。這是姚氏對文學史上一大貢獻。就《古文辭類纂》之文體分類言，實比《昭明文選》遠為進步了。【六】

馬其昶對姚氏選文之精當，甚為贊揚說：

「自吾鄉姚先生書出，義例至精審矣，姚選分十三類。……學者誠準此以辨文體，晰如也。蓋審同異，別部居，可以形跡求也。若夫古人之精神意趣，寓於文字中者，固未可猝遇，以其鑒別精，析類嚴，而品藻當也。」【七】

後之學者，如主編《續古文辭類纂》的黎庶昌說：「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，獨持灼見，總括群言，一一衡量其高下，銖黍之得，毫釐之失，皆辨析之，醇駁皎然，由是古今文章謬悠駁亂，莫能析衷一是者，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。」【八】吳肇甫則稱贊「姚選古文當與六經並傳不朽。」【九】即使曾國藩本人雖然批評姚選中入選劉文太多，但仍然說姚纂是「不刊之典」。且認為姚鼎「辨文章之源流，識古書之正偽，亦實有突過歸、方之處。」【一〇】吳肇甫說：

「中國斯文未喪，必自此書。以自漢至今，名人傑作，盡在其中，不唯好文章者寶蓄是編，雖始學之士，亦當治此業，後日西學盛行，六經不必盡讀，此書決不能廢。」【一一】

桐城派人把姚纂視為同《六經》等量齊觀，可見受重視之程度。按姚纂中選入方苞文十一篇，劉大櫟文十六篇，是唯一選入清人文章的兩位。劉文辭藻優美過於方苞，較方文選入多了幾篇，也是相當中肯，也不能就此批評姚纂阿私。

現在再談到劉大櫟的詩集，其詩刊入《劉大櫟集》中，自卷十一至卷十六，共七百六十五首。可見其詩作比古文為多。其古文得前輩方苞之揄揚，因此把他的詩的造詣埋沒了。其實，其同時代的學者程晉芳魚門評說劉詩勝過其文。

袁枚《隨園詩話》中說：

桐城劉大櫟耕南，以古文名家，程魚門讀其全集，告子曰：「耕南詩勝於文也。」聽琴云：香臺初上日，檐鐸受風微，好友不期至，僧廬同叩扉；彈琴向佛坐，餘響入雲飛，余亦忘言說，鳥棲猶未歸。獨宿云：江村黃葉飛，猶掩蕭齋臥，時有捕魚人，榜聲牕外過。真清絕也。

上述程晉芳所提到的兩首劉詩，近人刁抱石在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《桐城近代名家詩選》時亦有載入。刁抱石寫「編後」道：

劉海峯先生初過吳縣吳文恪公（士玉）於逆旅，談論甚相得，既至京師，文恪為之延譽，時禮恭親王（永恩）好與名流交，而傾倒先生尤切，比歸竟不通一字。禮親王嘗歎其高。海峰先生以聯語題安慶大觀亭云：「石聳亭高，看天外雲樹蒼茫，無非樂土；潮平岸闊，問江上風帆來往，那是閒人」。【一二】

吳文恪公亦曾有詩贈劉大櫟，詩曰：

「生名大櫪其姓劉，意氣橫絕凌九州。

間仿韓柳勁以道，此才臺臺信寡儔。」

可見吳文恪公對劉詩的激賞。劉大櫪認為：一個人如要作好詩，首先不能心胸狹隘，且讀書要多，蘊蓄要深。有如慈谿周東五，既是「讀六經、孔、孟之書，明先王之道，熟悉於古今治亂興亡之故，而又周知四方之風土人情，權時世之宜，使其出而為用於家國天下，文武兼資，智勇並擅。」【一三】如能學問見識具備如周東五者，才配稱為能作出好詩之人。可見作詩也非容易。

桐城派的詩學可說是由劉大櫪開拓，姚鼐曾說：「劉海峯先生晚居樅陽，以詩教後進，桐城為詩者，大率稱海峯弟子。」【一四】後來姚鼐弟子劉開孟塗亦說：「自海峯先生卜居樅江，以風雅導啟後學，而樅陽詩派遂盛於桐城。」【一五】也因此，劉大櫪不但是桐城派古文的開山祖師之一；而且他也是桐城詩派的開山祖師。所以姚鼐有《評選海峯詩集》十卷問世，用以發揚老師的詩學。近人刁抱石編《桐城近代名家詩選》一冊，以劉大櫪領首，下有張廷玉、方登嶧、孫中岳、戴鈞衡、吳汝綸、姚永概、吳芝瑛等二十四人，全為劉氏以後籍貫安徽桐城之詩人，惟不選入姚鼐，不知何故。

劉大櫪曾編《歷代詩約選》九十二卷，此書包括五、七言古詩及五、七言律詩及七言絕詩，自東漢魏晉隋唐宋元明及清代乾隆年間止，均有選入。此書搜羅齊備而精當。後來姚鼐編《唐宋五七言今體詩鈔》一書亦從劉編錄出。蕭敬甫說：

近代詩家選本正宗首推王文簡公古詩選，姚比部唐宋五七言今體詩鈔。王本僅有序例一卷，並無標錄批評。姚本雖有標錄，而批評半涉於考據。且所鈔各詩均由此編錄出者，且兩家之書均於朝代不全，惟徵君此編遠自

漢魏迄於國朝乾隆中葉，凡古今詩家，洋洋大篇，寥寥短章，苟屬正宗，無不備載。搜羅宏富，采擇精審，曾文正公推其精博為從來選本所未有，誠篤論也。讀者一以諸篇標錄玩索之，可以得其全篇宗旨所在，不必定較其序例之有無，評識之多寡可也。其采錄諸家雖稱浩博，而用意至為謹嚴。蓋其生前於同時老輩及友人之詩多所推獎，吾邑自唐人曹氏松及有清以來詩人，有集無慮五六百家，其同時海內交遊之有專集約計一百四五十家。今此篇於本縣只錄吳兵部檄，方氏以智錢氏澄之三人。海內交遊只錄丹徒鮑處士泉一人。此外赫赫巨公之有詩名，且於徵君詩文深有知己之感者，皆一篇不錄，亦足見徵君訣擇矜慎，其書所以能信今而傳後也。【一六】

由此可見劉大櫚不但是一位出色的詩人，而且他選的詩集也是有高水準，而且並不偏私。

劉海峯的製藝，原有《劉海峯稿》三卷問世。此書全部是八股文，原來附錄在同治、光緒年間劉繼刊本的《海峯詩文集》後面，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《劉大櫚集》乃根據上書刊印，惟「附錄一」未說明不錄《劉海峯稿》，但祇錄《時文論》，其原因是「此文論及八股與古文之區別，故錄供參考。」

按時文不但受現代人重視，即在方苞、劉大櫚和姚鼐的時代，亦並不重視。方苞幼年時，本來亦想放棄時文，但為了維持家計，才用時文號召生徒。劉大櫚曾經批評歸有光的古文無法追及唐宋人的水平，因為受時文牽累之故。可見劉大櫚並不重視時文。

二、文論類

《論文偶記》一卷

《時文論》一篇

劉大櫟的古文理論，主要有《論文偶記》一卷。此書是桐城派人最先有文學理論的一本專著，在道光年間出版。此書篇幅雖不多，卻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。吳郡李瑤認為此書可與宋李耆卿《文章精義》及元陳伯敷《文說》等書並驅傳世。

關於劉氏的文論，可參攷論文偶記。

至於在「文論類」中加入《時文論》一篇，因這一篇是有關時文的文論。本是《劉海峯制藝》中的一篇，但該文論及的幾點意見，很值得學文者的參考。在此摘要概述於下：第一點是「八比時文，是代聖賢說話，追古人神理於千載之上，須是逼真。聖賢意所本有，我不得減之使無；聖賢意所本無，我不得增之使有。然又非訓詁之謂，取左、馬、韓、歐的神氣、音節，曲折與題相赴，乃為其至者。」這一段提到作八股文為要表達聖賢的意思，並要汲取《左傳》《史記》以及韓愈、歐陽修文章的神氣音節，其實與學古文也是相通的。

第二點是作時文有「六不」條件。六不者：「不是自我作論；不是傳註訓詁；使不得才情；使不得議論；使不得學問；並使不得意思。」這「六不」似乎與作古文完全相反，因為作文是貴乎自我創造，運用自己的才情和學問，發揮自己的意見和理論。

第三點：劉大櫟認為明代只有唐荊川、歸震川和茅鹿門三位能作好文章。因為三位各得《史記》的妙處。荊川所得是「多在敘置曲盡處。」鹿門所得則「多在歇腳處逸響鏗然。」震川所得則「多在起頭處，所得來得勇猛者也。」上述三者都是讀《史記》有所得，給後人學習古文的一個重要啟發。

三、古人文學選集類

《刪錄荀子》(節錄得十之四五)

《歸震川文集選本》

《歷代古文約選》廿餘卷。

《唐宋八家古文約選》十卷。(錄五百三十八篇)未附錄。

《歸有光文》三十三篇。

《歷代詩約選》九十二卷。

《七律正宗》四卷。

《五言正宗》八卷。

《唐人萬首絕句鈔》十二卷。

《五七言古近體詩鈔》九卷。(方苞同選)

劉大櫟有古人詩文選集十種，其中詩與文各佔五種。可見劉氏對詩的愛重亦與古文無異。桐城派古文家向來重視學習古人的好文章，因此各人都有文選供後學誦讀學習。如方苞有《古文約選》十卷，其所選主要是兩漢文及唐宋八家文。又有《刪取五經大全》七卷，亦是供後輩習讀；至劉大櫟所選古文，包括歷代古文及唐宋八家與明代歸有光文。《唐宋八家古文約選》則有兩種，一為四十八卷，一為十卷，所不同者，除數量多寡不同以外，後者則附歸有光三十三篇，可見劉氏對歸文的重視。

劉大櫟以後，桐城派文家所編的古文選集亦多。姚鼐有《四書文選》；曾國藩有《經史百家雜鈔》三十六卷；《古

文四象》五卷；黎庶昌有《續古文辭類纂》廿八卷；薛福成有《曾文正文公文鈔》四卷；張惠言有《劉海峯文鈔》二卷；吳育有《震川文錄》、《望溪文錄》及《海峯文錄》等選集；吳德旋有《四書文選》；梅曾亮有《古文詞略》；方東樹有《五七言古今體詩鈔》、《宋律詩初選》及《歷代詩選律詩節本》等；戴鈞衡有《桐城文錄》七十六卷（方宗誠同編）；方宗誠有《古文簡要》；吳汝綸有《古文讀本》十三卷、《古文讀本前後編》二卷、《文選》？卷（此書錄司馬長卿、太史公、揚子雲、班孟堅及韓退之五家，編定未刊。）、《古詩選》、《漢魏六朝三百家》（集選七十二卷）等。馬其昶有《桐城古文集略》十二卷，《序目》一卷；《桐城文錄》九卷；姚永概有《歷朝經世文鈔》、《國文初學讀本》上、下編二卷（姚永樸同編）；吳闈生有《國文範》、《桐城吳氏文法教科書》上、下編二卷、《古文範》六卷及《古今詩範》十六卷；王先謙有《續古文辭類纂》三十四卷、《國朝十四家文鈔》十卷；賀濤有《文章大觀》。

由上述可知桐城派古文家甚為重視古文選集，以作後人學文者的範本。

四、評點前人著作類

《評點孟子》

《評點莊子》

《評點左傳》

《評點國語》

《評點揚子法言》

《評點茅坤唐宋八家文鈔》舊藏吳棣村。

《評點詩經》

《評點楚辭》

《評點文選》舊藏同邑程氏。

《評點古詩選》

《評點錢箋杜詩》原本藏新建吳壽生家。

《評點唐人萬人絕句》

《評點杜詩》極為精細，五言長律凡轉折段落筋絡一一分明，舊藏同邑張氏。

《評點王阮亭詩集》舊藏徐氏。

《評點高季迪大全集中半部》

《選評八家文序目》

桐城派古文家除了重視詩文選集以外，尤重視評點工夫，我們看劉大櫟評點古代經、史、子及詩文集達十六種之多，就可見其重視的一斑。

劉大櫟的老師方苞也重視評點，有評點經、史、子、集十餘種，包括《左氏評點》二卷、《史記評點》四卷、《批點史記》四卷、《評點唐宋八家文》、《評點韓文》、《評點柳文》、《評點漢書》及《評點古詩箋》等；與劉大櫟的同輩友人也是姚鼐伯父的姚範也有《評點前漢書》、《評點歐陽永叔文》、《評點曾子固文》及《評點望溪文集》等十餘種；劉大櫟的首席大弟子姚鼐則有評點經、史、子、集近二十種，包括《評點左傳》、《評點禮記》、《評點大戴禮》、《評點易經》、《評點周禮》、《漢書評點》、《評點莊子》、《評點揚子法言》、《歸震川文評點》、《評

點五七言今體詩鈔》及《評選海峰詩集》十卷等。至於桐城派後輩文人中，評點古籍仍很重視。如曾國藩有《評點左傳》、《評點孟子》及《評點文選》等。吳德旋有《評點孟子》、《評點東部事略》及《評點惜抱軒詩集》等；呂璜有《評點史記》、《評點漢書》、《評點杜詩》、《評點韓詩》、《評點文選》、《評點唐宋八家文》、《評點蘇詩》及《評點唐詩別裁》等八種。王拯則整編《歸方評點史記合筆》六卷。桐城派文家向來重視《史記》，王拯將歸有光與方苞的評點史記合在一起，方便後學參詳。方東樹有《評點居業堂文集》及《古詩評點》等。方宗誠有《評點左傳文法讀本》十二卷。至於評點經、史、子、集各古籍最多的要推吳汝綸，達九十八種之多，幾乎所有的經書、先秦諸子、史記以下各史書、魏晉唐宋名家詩文集均評點一過。明代則惟有《評點歸震川集》一卷。清人則有評點方望溪、姚惜抱、梅伯言、曾文正、張濂亭各一卷，卻沒有劉大櫨的評點本，不知何故？是否劉聲木編纂《桐城文學撰述考》時漏列，抑或吳汝綸不喜劉文。吳汝綸的評點本中，還包括《古文辭類纂校勘記》二卷、《評點》一卷、《附諸家評識》一卷；《評點經史百家雜鈔》一卷及《評點十八家詩鈔》三卷，可見其讀書之博，用功之勤。

綜上所述，桐城派文家甚為注重評點古籍，特別重視的則有六經、語、孟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、唐宋八家及歸有光文。可謂「自方苞」以下，極重評點之學，以為此法足以啟發後學，方苞所發明的古文義法，亦大致可自《評點史記》及《左傳義法舉要》等書求之。其中尤以《歸方評點史記》桐城派人視同拱璧，以為學習古文之傳統家法所在。

【一七】錢穆教授談及桐城派人的評點之學時，他說：

自《歸方評點史記》的傳統，學文學應該讀《史記》，這已成為桐城派相傳的真訣。桐城派還特別看重「評點」。而章學誠則反對這個說法。就我個人來說，「評點」只能當為學文的「入門」，不能算是學文的歸宿。

章氏說：「以古人無窮之文，而拘於一時之心乎。」這是對「評點」的一針見血之論。【一八】

照此說來，桐城派人評點的書，基本上對於學文入門是有用的，但等到學會了，則不可局限於所評點的一套，因為，文章是千變萬化的。

五、雜項類：（縣志、族譜及其他）

《歙縣志》二十卷

《黃山志》二卷

《劉氏族譜》

《小稱集》

劉大櫟的雜項著述，據劉編所記，有上述四種。相信寫縣志、族譜這一類的著作，多是應鄉黨里人請求的應酬之作。對地方鄉里不無貢獻，可惜目前未能見到原著，未能作較詳細的敘述。

結語

以上大致討論了劉大櫟的著作，他的著述目錄主要是根據劉聲木的《桐城文學撰述考》，抄錄其中三十一種，再補入劉聲木所未提及的劉大櫟詩文集與《論文偶記》及特別加入一篇《時文論》。共為三十五篇。

近人梁容若批評劉編《桐城文學撰述考》說：「編者自始有一種想法是：『宣揚桐城文學流傳之廣，用昭我朝文治之盛。』所以有些不能算作桐城派的人，也強行拉入了，撰述考補遺三頁記有錢大昕、王鳴盛的著作目錄，錢、王自己決不承認是桐城派，治文學史的人也不把他們列入桐城派，大昕有一篇《跋方望溪文》，對於桐城派

初祖方苞，批評很刻薄，如何可以強拉為同調？孫原湘趕得上接跡姚鼐，可是姚鼐對他的關係影響，遠不如袁枚，這也是不爭的事實。文學史上評論一家的作風，要看他的全部特徵重點，不能僅就師承輾轉，親戚關係，文字因緣下結論。……桐城文學撰述考和補遺，除了排列雜亂以外，缺點是成書刻本和稿本，未成稿本均未注日，已印的書，何年何月何地出版，冊數版本均無紀錄。根據著錄的來源也沒有，參考的作用，也就大為減低了。……劉君藏書滿家，曾印直介堂叢刻十八種及鼻煙叢書四種，觀其所著甚楚齊隨筆，多識前言往事，有志述作，久歷歲年，本書為其「生平差堪自信之業」，精印流傳，形式方雅，題之國門，高自位置，然其內容，實不如吾人所期望。」（見民國五十二年十月廿三日台北中央日報。）

梁容若的批評固然有理，但劉聲木既收集了劉大櫪的大部份著述，其功仍不可沒。其所提及諸書，可能多已散佚，不可尋覓，可能桐城文物博物館等處尚可找到若干，有待我們後人去搜索了。

注釋

- 【一】劉聲木《桐城文學撰述考》卷一、四〇七頁。此書一九八九年與《桐城文學淵源考》合刊安徽省合肥市黃山書社出版。
- 【二】同右書，見四三二頁。
- 【三】《劉大櫪集》附錄（一）〈釋讀〉一文，說明是由從徽州博物館所藏繆碧軒刊本《海峯文集》補入，可見早已有劉大櫪的文集，可能其後人不肯輕易示人，亦未可知。同書同附錄（一）〈時文論〉後之（注）提及有《海峯詩文集》。
- 【四】《劉大櫪文集》與《劉大櫪詩集》是由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劉大櫪集》分析而成。《論文偶記》則由香港出版。至於〈時文論〉，則是抄錄自《劉大櫪集》附錄（一）頁六百一十二。

【五】「不刊之典」一語見《曾文正公書牘》〈覆歐陽小岑〉。而《廣注古文辭類纂序》一文乃是代表香港出版商廣智書局所作，作者想為該書注釋者宋昂如和章榮。

【六】見錢穆《中國文字講演集》〈中國散文〉第三段。香港人生出版社。一九六三年三月出版。

【七】見馬其昶《抱潤軒文集》卷四〈古文辭類纂標注序〉。

【八】見黎庶昌《拙尊園叢稿》卷二〈續古文辭類纂序〉。

【九】見《吳摯甫尺牘》卷二下〈答嚴幾道〉。

【一〇】見《曾文正公書牘》〈復吳南屏〉。

【一一】見《吳摯甫尺牘》卷二上〈答姚鶯庭〉。

【一二】見刁抱石編《桐城近代名家詩選》〈編後〉一四八頁。一九八六年一月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【一三】見《劉大櫟集》卷二〈海日樓詩序〉，六十九頁。

【一四】姚鼐語見《惜抱文後集》卷九〈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〉。

【一五】語見劉開《孟塗文集》卷七〈張勗園明府詩集〉。

【一六】見《敬甫類稿》卷二〈劉海峯先生歷朝詩約選後序〉。

【一七】語見葉龍《桐城派文學史》第一章〈桐城派詩文總論〉第六節。頁八。

【一八】章學誠語見錢穆《中國文學講演集》〈中國散文〉頁四十二，此書於一九六三年三月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。